

谢谢你,汪曾祺先生

□ 段春娟

“白云一片”是我的微信名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这非独创,而缘于汪曾祺先生。他在《书画自娱》一文的末尾写道:“我的画,也只是白云一片而已。”这是怎样的定位?是褒是贬?是谦虚还是有些得意?这是怎样的一番情思?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阅读新奇感,留下很深印象,以至用它作了微信网名。其实,我们这些个体的人,也只是“白云一片”呢,飘来飘去的,最后就消逝不见了。我还找人刻了方“白云一片”闲章,不会写不会画的,要章干啥,也像汪先生所说,哄自己玩。

他在《关于〈受戒〉》中回顾了创作这篇小说的历程,说及家乡庙多、和尚多。其中有个石桥和尚谈吐不凡,书画兼擅,还有个老婆,“长得像一穗兰花”。让我感到有趣的正是此话——没说长得好看,兰花似的一个人,非牡丹,非桃花,到底啥样——全凭你想象。

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。沈先生去世后,他写下令人动容的《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》。文章最后一段:“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,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。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。这就是《边城》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,沈先生喜欢的草。”这个结尾看似平淡,却情味无限,余音绕梁。

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难辛。”这话最适合用在汪先生身上。他把语言看得极重:“作家应该随时锻炼自己的语言,写一封信,一个便条,甚至是一个检查,也要力求语言准确合度。”他将打磨语言比作“揉面”,“面揉到了,才软熟,筋道,有劲儿。”他的语言正是如此,是筋道的,有弹性的,有嚼头的,值得玩味的。

汪先生的创作谈非常好看,我愿意和他的小说、散文比照着读,感觉那都是在为他自己的作品作注,也是对读者的引领。他说:“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。”“情致”这个词儿不能随便用,如果一个人或一篇文章配得上这两个字,那应是极高的评价。汪先生的文章可以说篇篇都“有情致”。

他说希望散文写得平淡一点,自然一点,“家常”一点,可我感觉这都不是目的,或者说这些都是外在形式,他的最终指向是“有情致”。“家常”想来不难,白开水似的,人人都会,但要有味道、有情致,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。有人说他的语言“拆开来,每一句都很平淡,放在一起,就有点味道”。关键就在这点“味道”,这不是随便“码”出来的。

他说小说结构的原则是“随便”二字。林斤澜不同意,说,“我讲了一辈子结构,你却说:随便!”汪先生便作了修正:“苦心经营的随便。”

这些都是他的法宝、秘诀,要读懂的。我想,我读懂了。因为懂了,所以喜欢。

二

2019年初,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十二卷本的《汪曾祺全集》。学者杨早评价全集的出版是“还人间一条活鱼”：“一位作家不想被零切碎割,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出一套靠谱的全集。连他自己、家属亲友都没法动刀子的全须全尾,才能借此呈现。”“活鱼”说法其实缘自汪先生自己,他

在1991年12月写的《捡石子儿》中说过:“我不大赞成用‘系年’的方法研究一个作者。我活了一辈子,我是一条整鱼(还是活的),不要把我切成头、尾、中段。何况,我是不值得‘研究’的。‘研究’这个词儿很可怕。”

无知者无畏。在十多年前,我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。其时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做编辑。不知哪里来的本事,我买了套北师大版的《汪曾祺全集》,以此为底本,选编了几本书:《文与画》《五味》《人间草木》《说戏》《谈师友》。汪先生的书,除了自选集、文集、全集之外,大概这是较早的选本。当时出版社的图书定位是图文并茂、高品位的通俗读物,而这几本书,私底下以为正合乎此。

在汪先生看来,散文不外乎民俗、游记、草木虫鱼、饮食几大类,他爱看这几类杂书,也爱写这方面的文章。这样的分类虽不致太违背他的本意吧——他自编的《旅食集》可看做是先例,也曾听汪老师说还出过台湾版的《五味》,我至今没看到此书。

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条,窃以为,这样的文字适合当下阅读。现代人活得那么匆忙,忙得心浮气躁,而汪先生的文字却可以让人安静下来。这样的书在当下会有人买账、会有市场的。事实证明果真如此,书卖得不错,印了数次。

第一个表扬来了。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南方口音的普通话,自称“苏北”,说“那套书编得太好了!”其时我刚离开出版社,调到同城的一所高校,听到这个消息,很开心,也很遗憾。后来我知道苏北老师怀揣《五味》,去了昆明,按图索骥,寻找当年汪先生的美食旧梦。他还买过一套,寄给上海的黄裳先生。因此机缘,引出了黄裳先生对这几本书的评价:

“山东画报把曾祺细致零卖了,好在曾祺厚实,可以分排骨、后腿……零卖,而且‘作料’加得不错,如《人间草木》。应该称赞是做了一件好事,我有曾祺的全集,但少翻动,不如这些‘零售’本,方便且有趣。”

我是在苏北的《忆·读汪曾祺》一书中看到这番评价的。我把它解读为对我作为一名图书编辑的肯定。八年的编辑生涯,轻飘飘,也沉甸甸,随风而逝。我为此努力过,拼过。这套书,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又推出新版,作为特约编辑,我参与了部分修订工作,又新选编了那本《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》。

此书也得到过南京陆建华老师的肯定。陆老师是江苏版四卷五册《汪曾祺文集》的推动者、主编,《汪曾祺传》《私信中的汪曾祺》《汪曾祺与〈沙家浜〉》等书的作者。在一次通话中,他说这套书有创意,对宣传汪曾祺功不可没……

南京的金实秋老师在《点击作家中的“汪迷”》一文中这样说道:“几乎所有‘汪迷’手头都有她编的书,可以说,她既是‘汪迷’,也是扩大‘汪迷’阵容、拓展汪曾祺作品影响的一位有功之臣……这套系列,很受读者的欢迎和‘汪迷’的喜爱,有的印了几版,印数达到了数万之多,可谓功德无量矣。”文中的“她”指的是我。这样一番“悄悄的”表扬,我是四五年后才读到的。其时已跟金老师有了联系,那篇文章收在他赠我的《补说汪曾祺》一书中。

重新提笔

□ 马晓煌

愁”。看了邓超主演的电影《银河补习班》后很有感触:学生们天天忙着啃书本,缺少生活阅历,要写出接地气有水平的文章实在太为难他们了。

不过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大概有四五年吧,在《高邮日报》副刊,再也见不到我的名字了。原因有二,一是工作繁忙所致,有时稍微闲下来也不愿意写了;二是有泄露隐私的嫌疑,你闷头不说

无心插柳柳成荫。这几本书,这样“零切”的形式,为汪迷所喜爱、所乐道,也成为我走进汪迷大家庭的通行证。

知道汪先生被那么多人所热爱,在他去世十周年时,还策划选编了一本纪念集《你好,汪曾祺》。这本书能恰逢其时地在极短时间内编印出来,也颇具机缘,得到诸多人的帮助,《编后记》中都有交代,这里不再赘述。

就这样,一步步走近了汪先生的世界。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。

三

汪曾祺不老。汪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二十余年了。从其复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算起,至今也有四十年了。可他的这杯茶未凉。不仅书被变着花样重出,身后还有一大批拥趸——“汪迷”。“汪迷”遍布全国各地、各行各业,涵盖不同年龄段,有学院派、民间派,有父子兵,也有夫妻档。他的家乡高邮有“汪迷”推出“汪迷部落”公众号,关注人数近两万人。这真是极有趣的文化现象。

一个作家能够不被时间的浪花淘尽,没被他的时代甩出去,必有缘由。那些文章虽多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可现在看来,一点都“不隔”,好像是专为当下所写。在《蒲桥集》再版后记中他曾说:“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,很疲劳,活得很累,他们需要休息,‘民亦劳止,汙可小休’,需要安慰,需要一点清凉,一点宁静,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,需要‘滋润’。”这些话如今看来仍有针对性和现场感!对现代人而言,汪先生的文字很“对症”,可以使人得到带有文化气息的、健康的休息,得到“滋润”。

融奇崛于平淡,纳外来于传统的创作理想,深厚的学养,对语言的极致追求,对美和诗性的坚持,让他的文字兼备古典和现代双重特质,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审美品格。

汪先生喜欢宋人诗句“顿觉眼前生意满,须知世上苦人多”,他闻嗅到的是“一种辛劳、笃实、轻苦、微甜的生活气息”。对生活,他不是轻飘飘的,也不是沉重压抑的,他是悲悯的、“含泪的微笑”。像《岁寒三友》《职业》《黄油烙饼》《露水》等,不正是如此么——他对人世有着深深的同情、理解和善意。在《〈受戒〉重印后记》中他曾说:“重谈一些我的作品,发现:我很悲哀的。我觉得,悲哀是美的。当然,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。弘一法师临终前的偈语‘悲欣交集’,我觉得,我对这样的心境,是可以领悟的。”他自称“抒情的人道主义”,“人世多苦辛”,应理解为是其写作的基调吧。这也是我对生活的体会,大概这也是我爱读汪文的原因之一。

他也说过,“生活,是很好玩的”“活着,就得有点兴致”,洋溢着一种内在的欢乐。这非简单的孩子似的快乐,而是以“不易”作为底子的,是懂得之后的内在欢歌和珍惜。“世界吻我以痛,我却报之以歌”,这是动人的、引人向上的。

对于汪曾祺先生,我不是那种学院派式的研究,而是读其人读其文,受其滋养浸润。我坚信,读其文提升了我的鉴赏水准,就像他老人家所言:曾经沧海难为水,他乡咸鸭蛋,我瞧不上。读了先生的书后,有好多文字我似乎也瞧不上了。还有他那种博雅有趣的人生气质,也让我着迷。总之,先生的文字,于我是美学课、人生修养课。余生也晚,我与先生是神交。我很感谢这份“遇见”。像很多事情一样,阅读也讲缘分。

话,大家不会对你有什么说辞,但你时不时发表一些观点,就容易为人所利用,甚至是诽谤诋毁——我是有所经历的。

及至培大先生的多次鼓励,才让我有了重新提笔的勇气。培大先生于我,是领导,也是前辈,已经退休多年。有时会在一些场合相遇,他鼓励我“一定要坚持写”,并夸赞我“文笔好”。初时以为不过是客套话,便也虚与委蛇地答应着,但几乎每次见面都这样说,足以体现培大先生的关心和真诚了。

另外,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,总得留下点什么吧。

于是,重新提笔。

吃肉

□ 孙平

生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人们都知道,日常生活必需品要凭票供应。那时一个菜场就一个肉案,七角四分一斤的价格保持相当长时间不变。尽管如此,也不是每天都满足供应的,稍迟一点肉就没有了。如果这天想吃肉,那就得起个大早,带个竹篮子,跑到菜市场肉案前,用绳子把篮子串起来排队。倘若数数前面串着的篮子已经有头二十个,估计打不到肉的可能性就大了。现在顾客往肉案前一站,手指一处,刀手只问你要个数,声起刀落,这一刀大多都会多出顾客所要的斤数。这并非师傅手艺不行,而是希望每次都能多卖掉一些,顾客一般也不会斤斤计较。过去就不同了,由于是凭票供应,都是论斤卖,肉案师傅一般一刀下去都不足斤数,他绝不是短斤少两,而是为的搭个把冇子给你凑数。这个冇子就有关子了,遇到熟人可以短刀五花,生人直接割块槽头。

过去打肉是卖方市场,独此一家,好歹听赏;如今打肉是买方市场,超市、菜场甚而前街后巷到处都有肉案,打哪块肉、打多少随心所欲。打肉其实很有讲究的。民间有言,前夹灌香肠,后座做肉松,猪头敬祖宗。虽不是绝对的,但意思很明了,肉的部位不同,其作用就不一样。下一个前肘酱卤,割一条里脊汆汤,剞一段肋条醋熘,切一刀肚腩回锅,都是各取所长。比如红烧肉,当然选用五花为上,肥瘦相间,肥而不膩,瘦而不柴。我是最喜欢吃红烧肉的。上中学那会儿,经常吃食堂,肚里没油水,家里只要做饭,就闹着要吃红烧肉。难得一遇,大快朵颐,纯瘦的还不过瘾,专挑有肥带皮的,吃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我曾一连吃二十多块红烧肉,家人吓得赶忙阻止,不让再吃了。

人很会忘本,一旦到了无荤不下饭的日子,就开始肉多嫌肥了。有一阵子我很担心血脂指标异常,后怕吃出“三高”,面对餐桌上的红烧肉,竟凭空多了几分矜持和忌惮。一次我到一個偏远的村上办事,村支书生拉硬拽地留我到他家吃饭,口口声声说没有菜,我反倒不好意思走了。菜确实没有什么,不过人家好意恭维,特地烧了一大盆红烧肉。见到每块足有两寸见方的大肥膘肉,我一边感慨村民的朴实和热情,一边望而生畏地怕拂了主人的美意。村支书见我一直没动肉,就不管三七二十一,用筷子往我碗里挟。

有些人对吃肉是缺少敬畏之心的。在单位食堂就餐,挑取肉多块大的菜碟,原本不足为怪,而在餐馆饭店宴客,却又要面子伤里子,任凭大量剩肉成为泔水,竟毫不吝惜。

青菜豆腐保平安

□ 张正

中午,在单位门口吃快餐,店里有免费的青菜豆腐汤,一位客人一边用长柄勺舀汤,一边跟身旁的熟人唠叨:“青菜豆腐保平安!”

青菜豆腐为什么能保平安?这句话我已听过许多次,可我从来没有深究。

上网查,才知道这句话前面还有半句,整起来应该是:“肉生火、鱼生痰,青菜豆腐保平安。”

肉、鱼等大荤大腥,过多食用会引起代谢失常,身体不适;青菜豆腐搭配,营养丰富,价廉物美。这是字面的含义,更专业的解释,网上有许多现成的,无需我赘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话不能单单从营养学、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理解,还有其社会内涵。

“青菜豆腐保平安”,也是劝人生活节俭、清白做人的良言。小葱拌豆腐,一清二白;青菜豆腐汤,也是一清二白。人活一辈子,平淡是真,平安是福。“朱门酒肉臭”,这个层面上,肉与鱼代表的是大富大贵。

当然,这话也有自我调侃、自我解嘲的意味。人在贫寒困苦中,有时非常需要一种乐观、豁达的阿Q精神。

我喜欢荤腥,常自称是食肉动物。食肉动物大多生性凶猛,所以,平时做人,我的脾气跟无原则的温和很难有缘。“肉生火”,这不是我的错,是肉的错——说笑了,此“火”非彼“火”也。

量出而入,如果每天仅吃青菜豆腐,我会四肢乏力,没有精气神做许多事情,尤其大重量的健身运动。

吃了适量的肉和鱼,再吃一定量的青菜豆腐,荤素搭配,也许,这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。